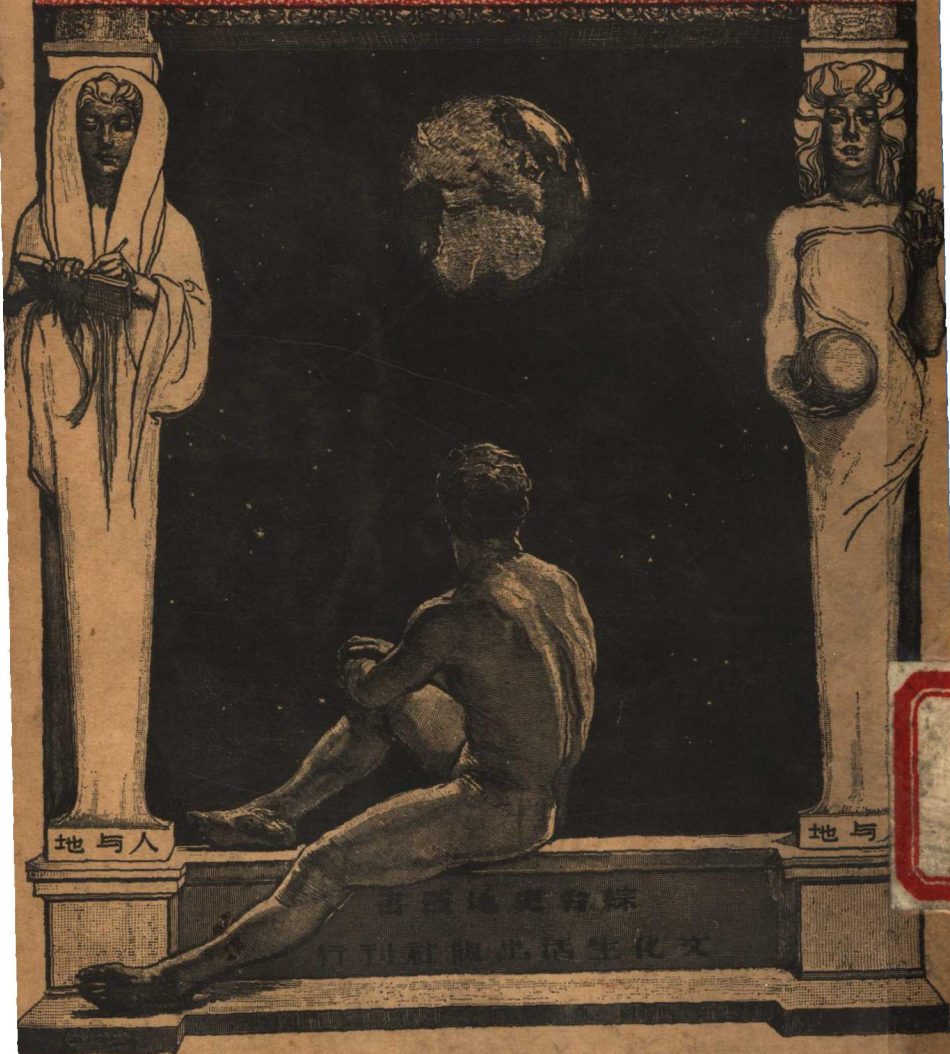


譯文紹鄭 著侶可邵

社會進化歷程



781206

62点

541.4
1712

綜 合 史 地 叢 書 第 二 冊

社 會 進 化 的 歷 程

鄭 紹 文 譯

哀 利 賽 邵 可 侶 著



第 三 四 六 號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海 福 州 路



FUDAN

JPZ0000020394B 复旦图书馆

Elisée Reclus
L' Homme et la Terre

II

著 侶 可 邵

譯 文 紹 鄭

校 剛 克 吳

書 叢 地 史 合 綜

冊 二 第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社會進化的歷程

實價大洋四角

發行人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目錄

上卷 勞働

一 勞働.....	三
二 採拾與農業.....	四
三 追求食物的種種活動.....	八
四 環境的改變.....	一二
五 遊戲.....	一四
六 模倣.....	一六
七 互助.....	二一

八	戰爭與和平.....	二九
九	耕種的由來.....	三四
十	人與動物的聯合.....	三六
十一	人類的社會性.....	四三
十二	進步的必然性.....	四六

下卷 落伍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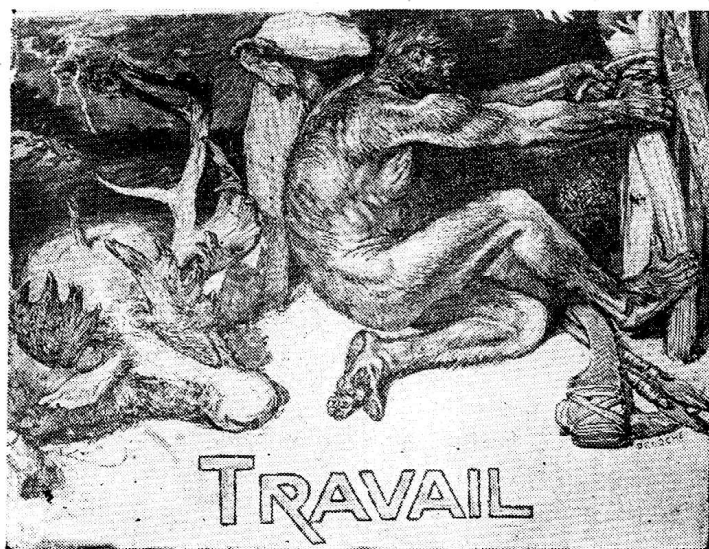
一	史前史與史初史.....	五一
二	食物.....	五四
三	住居.....	五七
四	洞穴.....	六三

五	各種住所·····	六七
六	堡 壘·····	六九
七	湖上住宅·····	七一
八	聚台的地點·····	七四
九	小徑與大路·····	七八
十	遷徙與商業·····	八一
十一	工具與武器·····	八九
十二	織物與陶器·····	九三
十三	冶金的工作·····	九六
十四	藝術與藝術家·····	九八
十五	繪畫與文字·····	一〇二
十六	音 樂·····	一〇五

十七	節奏與工作·····	一一〇
十八	文身·····	一一三
十九	裸體與羞恥心·····	一一九
二十	羞恥心與衣服·····	一二五

插圖

一	一 鶴受傷二鶴扶持·····	二五
二	二 加弗爾人建築的房屋·····	六一
三	三 麥肯基島的文身男子·····	一一七
四	四 日本式的文身·····	一二八



上
卷

勞
動

一 勞 働

生活的必需，決定勞動的種類，現在各人種間主要的差異，即是勞動種類的不同。人類的祖先以穀物與果實爲生活，他們的指甲，牙齒，以及全部的結構可以作證：但當時究竟有什麼原因，使飢餓——可怕的顧問——出場盡其主要的角色，把人類的習俗與環境同時改變了呢？現在尙留爲不解之謎。從此以後，人類即追擊動物，食用動物；他們即循着四周自然的情況，爲獵人或漁夫，從事於戕殺禽獸。然而，從此種原始的階段，進至今日人類活動的極複雜的方式，文明並沒有經過顯明與一定節奏的程序，如大多數著作家所武斷的那樣；可是一般人總喜

歡跟在他們後面重複地說狩獵與漁撈時代之後，必是游牧生活的時代；而農業則爲此種進化的第三階段。公道賽（Condorcet）把人類的歷史分爲「十個時期」，並且特別指出「游牧者的形成」與「過渡至農業的情況」是自古迄今，進步大旅行中最初的兩種階段。其實，今日地理學細密的研究已經證明所謂嚴格有一定程序的階段的連續，只是與事實不相符的純粹精神的概念罷了。獲得食物之各種不同的方法，到處以四圍的環境爲決定的原因。多禽獸的森林與多魚類的海洋與江河的邊岸，和廣大無邊散着牲畜的草原以及鎖閉在狹谷中的山嶽，其居民的生活因被環境的情狀所限，自然產生互異的性質。

一一 採拾與農業

把有些部落，因往昔動物時代的遺傳而維持其肉食或果食的特殊風習除

外，人們可以說廣義的「採拾」，換言之，飢餓者尋覓食物時利用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可食的東西以滿足其食慾的行爲，即使不是普遍的至少也是通常的生活狀態。饑餓使人習慣於雜食；遺失在森林中的個人往往以各種昆蟲與殘物，作爲食料；他吃草，吃蟲，他嫌惡或不稍嫌惡地嘗試各種珠果或菌類，這當然是冒着中毒之險的；不過，普通，他總與一般野獸一樣的慎重。今日個人不得已而爲之的事體，往昔的部落，在土地沒有照他們的需要而加以改良之前，或永久或一季，或經過饑饉時期，全體都在實行。

在有些地方，特殊的環境決定採拾的原始方式，使其在世界上獲得惟一的特性。例如，生活於澳洲西北邊砂礫區的土人，爲尋覓他們連續地飲乾的「水源」，不得不遍歷全境，他們往往焚燬半徑長八至十公里的荊棘地以求果腹的食品；待火熄之後，大人與小兒，大家手執尖棒，在遺燼中，精細地探覓那些經過地面疾火焚過，顏色稍焦而沒有成炭的蜥蜴，蛇，鼠，蟲，以及植物的種子。當自然的倉庫被

吃空，或水源被飲乾的時候，部落全部徙至別的「搭幕區」繼續過其類似的生
活。他們就這樣有定地以追逐水源的循環旅行與週而復始的部分放火，耗去他
們的時間。

在荊棘與森林的區域，人類須由土中，採得種子，塊根與根莖。他們看見種子
發芽，長成新的植物；他們在老的株幹上摘取新芽；他們發現某種塊根正在向上
生長牠的嫩莖。如此，農業已在他們的精神中呈現含苞的狀態；只要有耐性，有遠
慮，有時間的認識，真正的農業便能見諸實行。反之，普通被置於農業文明之前的
遊牧階段，好像要有較長的馴養動物所必需的預備時期。

譬如「新世界」自北冰洋至南極的大地上，農業的產生並不繼承遊牧的
狀態而起，因為那裏沒有一處能遇到飼養家畜的牧者。不錯，基叔阿人有一種家
養的動物——駝羊（Lama），可是他們只用牠來輸運貨物，他們的同族全部都
是嚴格地定居與務農的：不論何人，倘若沒有族長的命令，都不能離開他的田野。

在美洲，還沒有一個天才的人發現到馴養雌性動物，使其在乳哺時期以外，供給人類以多量乳汁的方法；即在「舊世界」上，也有許多民族，如中國人、日本人等，嫌惡獸乳。所以，此種人類的新獲得，大概需要很多的努力與時間，甚或需要動物特殊的生理狀態，因為獸類在自然的情況中，只有供給其幼子飲用的乳汁，如果取開牠們的幼子，乳的分泌即會停止的。

有些區域幾乎只許人類營其原始社會的生活。例如非洲中部，那些住在浩大森林中的矮人部落，如果隣近體力比較強壯的居民，不許他們，甚或不教他們以農業與交易的知識，他們除實行採拾與幼稚的狩獵外，不能有別種更高的工業。即如隔離在沼澤中的奴埃爾人倘若始終留於不易與四周乾地交通的狀態之下，又不是被判專作捕獲魚類與採拾穀粒的勞働麼？住在羅佛敦（Lofoten）羣島（挪威屬）幾乎另一世界的島民，在汽船沒有使他們與其他歐洲的部分連絡之前，命運又是不是限制他們專營搜捕海魚的生活麼？

很多地方，若氣候一有變更，農民因雨量的不足，就無法利用他們廣大的土地；獵人也因獵物逃避他處，再不能繼續狩獵的生活；於是，只好讓大羣的家畜往來徘徊，讓牠們食盡一區的草場，再向牧草同樣豐富的部分，迅速地遷徙。只有住宅四周飼育家畜，在家畜身上取得勞動協助，乳或肉，及不時袒護家畜抵抗猛獸的農夫，只有這些懂得牧畜方法的耕作者，纔能大膽地離開森林的區域，或海洋與江河的沿岸，跟在牲羣後面，走到四無涯際的草原，甚或越過瀑布與巉岩，登上鄰近山嶽的牧場。並且，遊牧者時常嫌惡戕害畜羣的動物；在極端需要的時候，他們纔殺害最老或最有病的牛羊，作為食物。牲羣對於他們只是一種儲糧；從此，我們可以總結一句說，遊牧的階段並沒有原始生活方式的性質，反之，牠是進步社會的產物。

三 追求食物的種種活動

在一切自然的區域上，不但有土地、植物與生產品等的差異，而且還有居民與工業的不同。環境可以說明人類中這些差別的由來，也可說明某種低級文明的方式在進步的民族，知道利用土地，培養食用植物的農業民族之旁，為什麼能一世紀一世紀地繼續存在的理由。不論在任何時代中，海岸與江邊，森林與草原，沙漠與綠洲，崎嶇的高原與峻險的山嶽，都有其適應環境與採行環境所決定之工業的人民。

人類用以獲得食物的種種方法中，最使我們注意的，就是與這種種方法吻合的種種特殊文明的關係在空間中彼此的相近，較多於在時間中彼此的相承；換言之，人們於此只見地理方面的事實而少有歷史方面的事實。「極北」的底納(Dinah)、印地安人，隨其居地的富源，經營各種不同的生活：森林多的地方，為獵人、湖泊多的地方，為漁夫，沖積層土地多的地方，則為農耕者。非洲北部的遊牧民也隨土地與氣候的差別自分為養馬、牧羊、育牛與看護駱駝等職業。

如果一個區域內，有兩種自然的土地，例如沙漠與稍有灌溉的鄉野，居民即同時屬於兩種狀態：他們的每一個人同時是農夫又是牧者；他爲他的雙重工作，漸漸獲得顯著的智慧，特別銳敏的感覺，與稀有的預知精神。耕作的時期到了，他即攜着輕的犁與種子袋，騎上駱駝，出門探求充分濕潤，不怕長期旱魃的肥沃的土地。天然的植物，地面的形態與微傾，示他以良好的耕區；他於是稍犁他的土地，撒擲他的種子；如果利用的場所不夠，他即向較遠之處，尋覓其他暫時的農地。爲牧養性羣，他須認識數千平方公里的草原；他須知道——由傳說或由個人的研究——一個牧場能逗留若干月或若干星期；他又須明白，旁近是否有泉水或小溪，鄰居的部落是否是和平的或好戰的民族；最後他更須曉得何種道路與何種日期，最適合於他的「季候遷徙」(Transhumance)。

*

包在人類全部進步中的政治與社會的變遷亦能改變各文明間的界限：依照爭鬪的勝敗有時農耕者侵略狩獵民族與游牧民族的領地，使其受着耕犁的